

#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毕四海 卷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 国 作 家 经 典 文 库

重 点 作 家 专 卷

I247.7

252

:23(1)

华 四 海 卷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 国 作 家 经 典 文 库

重 点 作 家 专 卷

I247.7  
252  
:23(2)

毕 四 海 卷

(中)

文 段 出 版 社

中 国 作 家 经 典 文 库

重 点 作 家 专 卷

I247.7  
252  
:23(3)

# 毕 四 海 卷

(下)

名 品 日 精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第二辑)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706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7290.00 元(全七十六卷)



毕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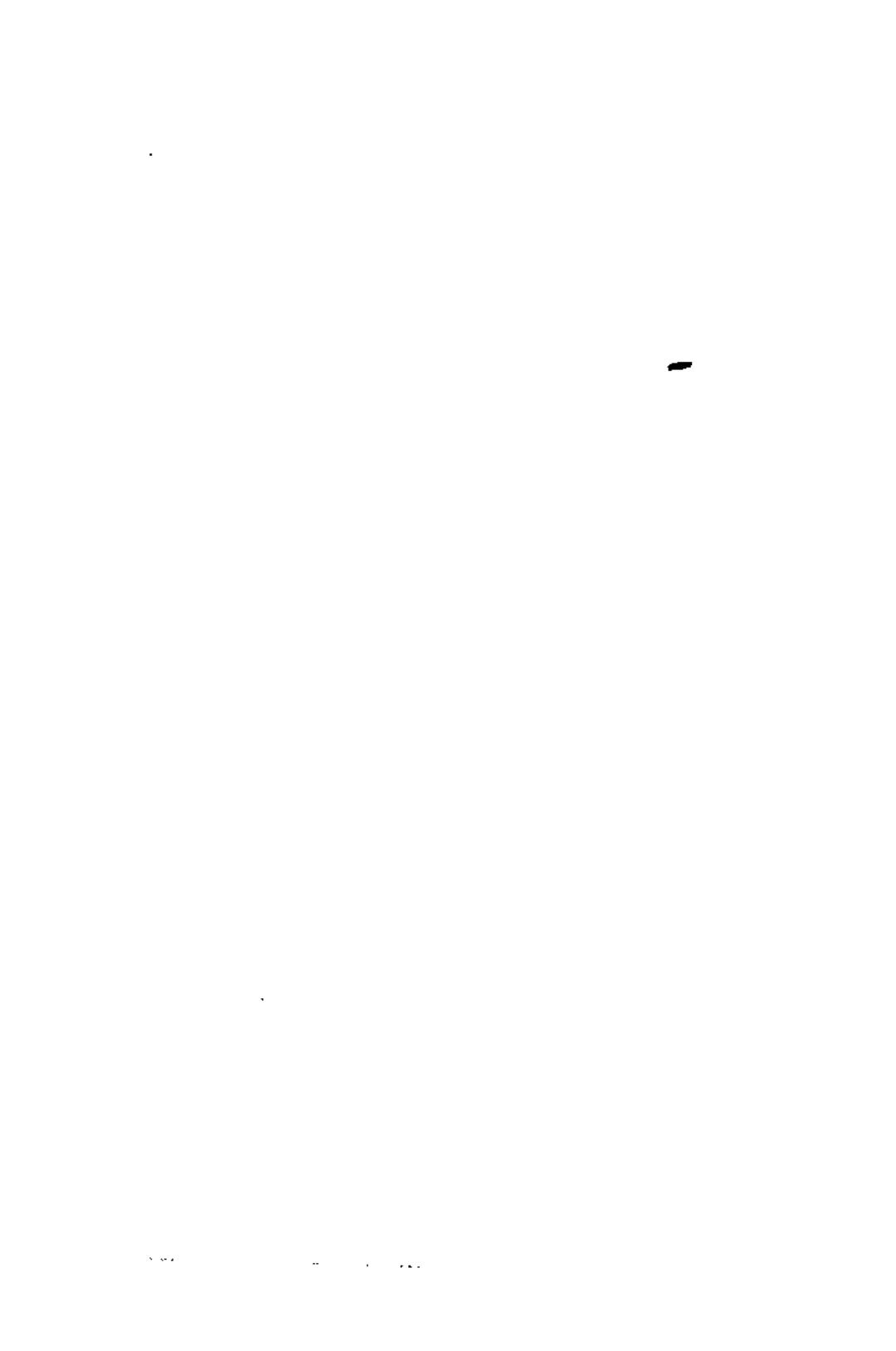


## 目 录

财富与人性 .....	(1)
苦楝树 .....	(523)
都市里的家族 .....	(595)
一个人的结构 .....	(661)
车皮“传奇” .....	(759)
席筒·阴宅 .....	(785)

毕四海卷

# 财富与人性





## 第一章

### 林 雪

1999年3月3日，当我裹着漫天大雪赶到毕家庄来到丈夫毕天成当年亲手盖造的四间业已变成屋漏阁子的茅草屋的时候，我的丈夫已经躺在他自己制造的血泊中，那颗博士脑瓜被自己的子弹揭去了天灵盖。我突然想起了今天这个鹅毛大雪的日子——1998年的3月3日。这个开满着梨花、桃花和雪花的日子，我这辈子恐怕是不会忘记了。一切的故事，一切的巨变，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性的命运的悲喜剧，毫无疑问都是从这个日子开始的。我的警察生涯好像也是从这个日子开始了它的实质性的内容。

是的。那场人性面对财富所发生的裂变毫无疑问是从这个日子开始的。

一辆警车停在东方省公安厅大院的门口。警灯像一



闭火蛇在不停地扭曲、变幻。经济侦察局副局长林雪正在集合着她的“散兵游勇”——这是那个西川的语言。这是一个新局，成立才一年有余，而她这个副局长接替前任才几个月的光景，眼前的这个活儿显然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桩大活、新活。

林雪抹去脸上的雪水，顺便把额头湿漉漉的原本蓬松的头发捋到一边。雪花搅着杨花在天地之间挥洒，落到地上却顷刻化为乌有。林雪看着她的侦察员说，咱们这一次对付的可是驰名国际金融界的黄金走私大枭，东南亚的“金窟集团”，弟兄们得拿出点儿看家的真本事！平常日子一个比一个能耐，是不是钉子？

她盯着那个十分瘦小却又十二分机警、长得尖嘴猴腮的家伙。

钉子在雪水的打扮下更加显得形象不佳，他躬着腰双手捂着肚子说，局座……我怕要坏事，昨晚贪吃了几口海南来的西瓜，吃坏了肚子，如今，肚子这个疼哟……局座，我请个假怎么样？下次咱们再跟着您干革命行不行？另一个侦察员，样子像一个落魄的艺术家，头发披散在肩头，人称“准刘欢”的说，局长大人，咱中国不是有一句很好的俗语吗？叫做——大年三十打了个兔子，有它也过年，没有它也过年。

钉子撇了撇尖嘴巴，猴脸上写出一副不屑一顾，说



局座，您这是在逼着我把话说透呀，也好，反正咱们老百姓一个，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局座，我是为您好呀，您的前任如今可是还躺在医院里呢，您又要去捅人家林大人的心肝宝贝。您知道不？人家黄金缉私队打断了您的前任两根肋条骨，屁事没有，倒是挨揍的丢了官。

钉子的这个故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他是在演绎什么。他说的林大人，我倒是能够猜得出来，我也多少有点耳闻，听说过黄金公司的老板和林大人的关系。那又有什么呢，天成不是和林书记也“哥们”得很吗？这当儿，那个“准刘欢”显然是反话正说的劝告坚定了我的信心，他说，我的局长大人，（这个假洋鬼子，总是把在国际刑警的那一套称呼搬了出来，弄的我很不自在）您还听从钉子的高见吧，为什么非要去当这个英雄呢？咱们根本就不是人家沙飞的对手，好像这次行动也不是你长官的命令嘛？我没有再说什么，把我的枪拔出来，用一块红绸子仔细地擦着。

“准刘欢”的牢骚又来了，这个家伙的舌头好像生下来就是专门挖苦这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难道这也是中国特色？非法的不非法，合法的不合法？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要来一手漂亮的叫厅头和伙计们看看，你这个洋局长不光是会摆弄电脑什么的，动



真格的也行。我整理好自己，第一个冲上了警车。伙计们牢骚归牢骚，该干活了谁也不怯阵，他们也跟着我一个一个地上了车。钉子的肚子好了，“准刘欢”又像一个标准的国际刑警了。

### 秦为光

国际最流行款式的候机大楼。国际一流的停机坪。波音 747 以上的飞机。78 条国际国内航线。这一切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泰国的曼谷机场和新加坡机场。这个国家也为上流社会准备好了该具备的该享受的该摆阔的该体现身份的该和平民社会划清界限的一切了。如今，这个上流社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反正也像一座山那样矗立在了你的面前——好像官方也默认了它的存在。甚至一些官方传媒也开始羞羞答答地出现了这个词汇。省部级以上的大腕，可以控制、可以支配资金在 10 个亿以上的大老板，十年光景暴富起来的暴发户，文化界艺术界的大腕……这些人群大概应该算是这个上流社会的最初结构吧。一架波音 747 冲破云层，把银光闪闪的娇姿特写在头顶那块蜿蜒残缺的蓝天上，也映在了我的眸子上。这肯定是飞龙的包机。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好像就要落在我的头上。飞龙说，我已经算得上泰国上流社会的一员了……我对于自己应该怎么定位呢？我算不算中



国上流社会的一员呢？我……好像应该算。不。我应该说还不够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呀。

秦为光看着徐徐降落的那架飞机。机舱门刚刚打开，他就一眼看到身材高大英俊、长发披肩的泰国飞龙民族歌舞团的团长飞龙第一个站在了机舱门口。飞龙戴着一副雷暴墨镜，腰扎一条宽宽的纯银腰带，飞龙的身后是一些泰国民族歌舞演员，女的占绝对优势。女演员一个个头戴、胸佩琳琅满目的银饰。秦为光看到飞龙并非马上走下飞机，而是站在机舱门口向四周观望，他大概看到了机场里停着的一辆奥迪和几辆中巴，他也应该看到正在向他招手的秦为光，要不，他为什么会开心地笑呢？他扬了扬手，派头十足地走下机舱口，随即，东方省文化厅演出处处长秦为光陪着厅长紧走慢走地上前迎接。

秦为光和飞龙用艺术家的热情放荡不羁地拥抱。老伙计，你总是这么准时、及时，要您的时候您就来了，秦为光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时间就是生命嘛，飞龙说。他们两个使用泰语表示着亲热，不时地说着什么，又不时地大笑。在他们眼中，此时此刻只有他们两个人，别的什么统统都不存在了。

厅长好不容易才排上号：欢迎你们，泰国的民族艺



术家们，你们给我们送来了暹罗的艺术瑰宝。

秦为光做着翻译。

我看到几个海关站在一边像傻驴一样，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是吃什么饭的了。我的那些个泰国的兄弟姐妹还是很有眼光的，他们迅速麻利地把一些箱子、柜子什么的搬运到迎接他们的车辆面前，海关的那个头儿才在我的目光的授意下指挥手下人例行公事。哥们，真难为你们了。飞龙却有点儿着急，他非常不满地看着我，他要去阻挡海关又不敢。我装做不懂地折腾我的这个伙计，很配合地帮助海关去查验那些东西。海关很快就办完了公事，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也不会让他们去发现什么，海关的头儿把显然是早就弄好了的出关证交给飞龙，用笨拙的泰语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了。他又向我瞥来意味深长的一个眼神，走了。我看着飞龙的伙计们装车，心里对自己说行啊伙计，你的路子够野的，万事大吉，就等着……

## 沙 飞

子弹头里，前省武术队一级教练、现任省黄金公司缉私队队长的沙飞率领着他的十几名队员，也是全副武装地坐在车子里。沙飞仪表堂堂，是一个很标准的美男



子。他那一副牙齿特别好，白玉一样晶莹剔透、细密整齐地排列成两行。虽说都是 50 岁的人了，样子却完全能够说只有 30 岁，最信的当然是女孩与少妇。

我看到了前面林雪的警车。我产生了一种快感。时代真的是脱胎换骨了。财富已经成为最伟大的魔术师，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天堂和地狱换位，可以很堂而皇之地让是变成非，可以让所有的人脱胎换骨，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老板了……

沙飞点上了一支大中华，喷吐出一串很标准的烟圈。他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待烟圈散尽他才说，孟总待兄弟们不薄是不是？弟兄们心中都有数。咱们都是江湖中人，讲究一个端人家的饭碗，就要为人家卖命。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孟总对我们每一个人可是都有恩的不是？

人人脸上都写出了真诚的认同。

一个很清秀的队员说队长，孟总不是叫我们改变观念吗？他说如今你们一个个都是国家干部了，正处副处正科副科的都有，你们是在为国家出力。

沙飞笑了，50 岁的人笑起来两个腮帮子上还清晰地显出两个酒窝，就是你小子嘴巴甜，调门高。对，



对，咱们这是为国家效力。不过，我说的话弟兄们还是要刻在心上的。

嘴巴甜的队员说那是自然。

我的子弹头很轻松地追上了林雪的破车。我的司机很能够领会我的意思，把我的子弹头开的和林雪的破车并排起来，一起鸣叫着警笛一起呼啸着警灯。真过瘾小姑娘们。看看我怎么把你治恣。感觉如何呀骚妹子？你倒真是够浪的够洋的。你比我们老板的老二还要有味，可惜了呀干了这样一桩破事。对，挤它。把它挤到边边上去，让它离右边的深渊只有一米。笨熊，你的车技呢？我可是相中了你的跑车特技才用20万元把你挖来的呀。好，干的好。小子，你要当心了呀你，你可不能够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挤到深渊里去。玩她。对。我就是要玩她。我这个人最喜干的事情就是玩对手。那年在北京的全国散打大比武，我就是玩的这一手，把那个河南少林寺来的小子玩了一个九九八十一回才把他打倒……

## 西 川

我看出来了子弹头是在玩我们。在中国也真怪了，几个破钱就能够把人整治得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些财迷心窍的大官是这样子，敢用最笨的法子去捞最危险的